

品读永康古旧地图中的历史

舒启华

去年12月,好友胡发东先生送来一部厚重的由金华市政协编辑并公开出版的《金华古旧地图集》,供我平时查阅和研究使用。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大图书,更是一部值得收藏的现代化印刷版古旧地图集。

《金华古旧地图集》收编了永康自明代至民国时期的45幅图谱。最早的是明代成化十六年(1480年)的永康全域图,距今538年,原图藏于上海图书馆。最近的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三月的彩色图谱,现藏于浙江图书馆。这两张图表先后跨越了467年时空。仔细品读永康入编的45幅图谱,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众多的历史沿革、地理山川、地形地貌、道路交通网络、行政管辖机构变迁、水系道里、县衙与城郭、历史建筑、规划布局、文化标志、粮仓、旅游风景名胜、寺庙道观等等。现予粗浅分述于后。

一、历史上永康全境地域版图。明代成化年间始,制始存,东至仙居县界,东北至东阳界,东南至西南与缙云县交界,西至武义界(桐琴、华山山体为永康地),北至义乌界。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全境图和民国十一年(1922年)时由胡葆芳编绘,金华震东石印局印制的永康县总图,包括现在磐安县伸向仙居县交界大部分,以及与棠溪相邻的冷水乡与新渥镇等地域。恰似一只黄牛角伸向东方,地图上标定的永康地域面积可能超过1400平方公里。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后,才变为与现今基本一致的永康全境版图。

二、县衙驻地与县城城门。县衙驻地建址,从地图上注明及计算到2001年止,历521年没有变动,县衙驻地都为现今时代广场纵深一带。关于历史上县城城门,前些年听到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当众辩说,永康县城最多时城门口有7个。我当场虽不言语,但心中对这位老教师的雄辩有所疑问。不久前品读古旧地图集时,恰恰证实了我当时的怀疑是对的。综观跨越467年时空的永康古旧地图,凡标注县城区范围建筑实况的,没有一张地图标明有城门口5个以上。以清代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和道光十七年(1837年)两图为例,前图清楚注明,西城门为迎恩门,北向的为北门,东向的除了偏北的东门外,东偏南还有华溪门,西南方的为南门。后一图,仅将华溪门改为东门,原东门改为小东门,将迎恩门改为西门。

三、地图上标注次数比较多的山峰。细览11幅地图,其中标注次数比较多的境内山峰有:白云山、

金豚(胜)山、历山、石城山、大安坪(大寒山)、五指岩、方山、方岩、魁山、白岩峰、黄寮山等20座。

四、标注频率较高的水流。以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两幅图为例,不仅载有溪流之名,且标注有源头。主要有:南溪、华溪、棠溪、铜山溪、杨溪、乌江溪、球溪、石湖溪、三渡溪等23条水流。

五、城乡道路。以棠溪境东八磐岭为界,以东,有从八磐岭通往溪深、风门头的一条主大道通往仙居境内;从沙川到上锡通往东阳副道;从疏山岗经榉溪村通往大岭至缙云县境的大道等12条主路。八磐岭以西境内版图通道有:从县城经梅城、过溪岸、古山,至青山、棠溪的大道;从县城经古山、四路口、避水岭脚通往东阳境内主大道;从县城经芝英往方岩大道;从县城经高镇,过举筑岭到方丘去缙云大路;从县城过黄棠、石柱到舟山分叉下东桥至缙云大路;从县城经石柱、前仓到界牌通缙云大路;从县城过十里牌,经派溪、唐先、章户坑至东阳境大路;从大后经石湖口,过挂纸岭去义乌的大路;从县城经钱村、柄坑、大枫坑,过岭头到义乌大路;从县城经横桥,过山南,到山后胡的大路;从山南经店园、八字墙,董村至武义大路;从县城经烈桥,过花街,杨公到金华大路;从县城经上麻车,过下山门,永祥到大兰通往武义境内,经永祥马岭到缙云;从县城经桐琴去武义大路。共15条主道。

六、重点铺地、汛地、寺庙与城外建筑。重点铺地是烈桥铺、界岭铺、总铺、黄塘铺、李溪铺、馆头铺、麻车铺、申亭铺、二十里铺。有名的军队驻防地是:馆头汛、李溪汛、高镇汛、四路口汛、烈桥汛、花街汛、杨公汛。图中标注比较早的寺庙有:上封寺、延福寺、宁严寺、精修寺、法轮寺。县城内外较早的建筑物名:社稷坛、东岳庙、教场。地图中最早注明的山地名是:白云峰、金豚山、方岩、罗汉洞。

七、县下行政管治机构。明代成化十六年(1480年)的县境图标明,当时县下为乡。到了明正德九年(1514年)的图谱标明,县以下的管辖机构设置为都,全县共四十七都。又始设立粮食储备仓库为南仓和北仓。北仓设十四都与十九都之间,大约现在的清渭街与象珠一带。南仓设四都界内,或许在现麻车头一带。到了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图标注增设东仓和西仓,东仓大约设在现在石柱一带,西仓大约设在烈桥一带。到了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图中,都下增设图。每都辖一至二图。图的规制相似

于现今的镇下面的工作片,有一定的管治权责。

八、县城具有文化元素的建筑。永康的历史文化延承,从现有可查的官方史料来看,是从明代始,明前的已难稽考。明代的文史记述,可以从史志、图谱、其它籍本及地图相互印证。谨以明正德九年(1514年)县城图为例,制图时标记的有永宁桥、仁政桥、教场、道院、上封寺、延真观、章光庙、城隍庙、馆府等。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的永康县治图载有城隍庙、儒学馆、社稷坛、东岳宫、上塔。至三十七年(1698年)永康县治图标明有烈女祠、衙前牌楼、状元坊、仰圣、榜眼牌坊,在南北主街上建4个牌坊,有桃花洞厅、城隍庙、儒学、小学、故乡祠、社稷坛、东岳宫。还另建有3个无名牌坊。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永康县治图载,于城内外建有先农坛、烈女祠、仁政桥、会试亚元坊、天宫坊、道院、进士坊、关帝庙、松石亭、西津桥、申明亭、天后宫、状元、仰圣、榜眼3牌坊,总督三省坊、文昌阁、城隍庙、儒学、先师庙、节孝祠、北镇庙、张公庙、崇功书院、忠义祠25个建筑,是兴盛文化的时代。光绪十八年(1892年)永康县治图,比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地图又增建了仓喆庙、急功女子义坊、试院、徐大祠、二虞氏坊5个建筑。

九、县衙的规划布局。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和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4张图谱中可以看出,古代人对县衙的规划布局建设是十分讲究的。比较讲求南北中轴线和居高临下,面前有河溪自东南向西径流的环境,整座县衙呈长方形,工整规范,进深层次森严,左右厢房对称配建。中轴线上从南到北有:仪门、大堂、川堂、上房、敬亭、尊训、崇祠等。东西两侧厢房建有库房、花厅、马厩和斋房。外侧厢房还建有:训导署、粮食厅、教谕署及捕房和监狱、土地祠等。

十、形胜及其他。清代专门为方岩山名胜制图2幅。一幅是方岩的地形地貌标高线图,一幅是方岩山胜景图。入编《东南览胜》一书,现藏于首都图书馆。其次,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乡土地图,对县下都、图、村著述得一清两楚,以三都一图为例,有拱瑞、水坑下、永青西卢、大岩下、刘宅、马岭下、平田、李龙溪、白雁口、小告朱、永祥、板桥、大兰、寺坑等。再次,在道路里记中,甚至对溪流经的节点、源头,节点与节点之间相距几里几分,各条主要交通大路至哪个村,到那条小路岔路,各村之间相距几里几分等细节都标注得很清楚,成了很重要道路里程的历史重要参照依据。

陈亮与朱熹

章礼荣



亮的15封。从他们的书信中不难看出,除了学术上的争论外,更重要的还是情感上的交往。

陈亮视朱熹为知己、长辈、师友,把自己在人生道路上所遇之事,尽数向这位知己倾诉。例如:无辜受累而遭祸蒙冤之苦楚、粮食歉收情况、营营小园、整顿室宇、修建亭子等大小事务,一一都要写信告知朱熹。陈亮还热衷于向朱熹求字,甚至连岳父坟墓所用的字也向朱熹索要,朱熹也欣然满足其要求。

朱陈二人的学术观点虽然不同,但争论归争论,感情依旧甚笃,彼此之间相互尊重。陈亮在信中称

朱熹为秘书(古代官名),朱熹称比自己小13岁的陈亮为老兄。笔者作过统计,朱熹在给陈亮的15封来信中就有21处称亮为老兄。

朱熹来信批评老兄粗豪,自处于法度之外,劝老兄穷理修身,学取圣贤事业。而陈亮讥其今世之儒士,自以为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宋史》第429卷《朱熹传》朱熹主张:修壤之计不时定者,讲和之说误之也。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明矣。

由此看来,在抗金的问题上朱熹并不是投降派,与陈亮观点一致。笔者认为两人争论的焦点不在抗金问题上,而在于治国大政方向,朱熹强调格物致知,陈亮则强调义利事功,务求实际。

陈亮是一位杰出的词学大家,有人评论陈亮的词直欲吞虎食牛,而语出肺腑,无少矫饰。邓广铭先生在《陈亮集》中收集有陈亮所作的词75首,其中赠予朱熹的祝寿词就有不少,包括《水调歌头·癸卯九月十五日寿朱元晦》《蝶恋花·甲辰寿朱元晦》《洞仙歌·丁未寿朱元晦》等。可惜的是,陈亮写给朱熹的词目前所能看到的仅此3首。

从朱陈二人的往来信件以及陈亮写给朋友的其他朋友的信函中,可见彼此倾慕有加。比如,陈亮在给林大中侍郎的信中说:朱元晦人中之龙也。在《癸卯秋书》中又提及:每空闲时,复念四方诸人过去现在,如秘书做得一世人物。而朱熹也大赞陈亮:老兄遂能以义胜私如此,真是为一世之豪杰。老兄聪明非他人所及,老兄奇伟英特等等。

陈亮与朱熹相识、相知,而后成为挚友,是源于吕祖谦的引荐。朱吕两人早已相识,吕祖谦是浙东学术代表人物,朱熹是福建学术代表人物,两人共同参与了理学体系的创建。1175年,两人在寒泉精舍共同研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理学大师的著作,编写理学重要典籍《近思录》。1181年,吕祖谦在金华逝世。

吕祖谦的死,令陈亮深感悲痛,他在《又祭吕东莱文》中写道:兄又弃去,我存曷以!一代人物,风流尽矣。念此哽咽,泪落如洗。吕祖谦生前,永康学派、永嘉学派的地位并不显眼,随着吕祖谦的过世,以陈亮为首的永康学派和以叶适为首的永嘉学派的地位渐渐地已显现,而陈亮的身影在世人的心目中慢慢地清晰起来。

是年,朱熹出任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第二年正月,朱熹巡视绍兴府,经明招哭吕祖谦墓,到永康龙窟与陈亮相会。同月,朱熹在金华、衢州视事期间,陈亮前去拜访,两人在一起纵论天下,畅叙幽情,足足十天,才作分别。

从此以后,两人交往愈加频繁。据陈亮在《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记载:千里之远,竟未能酬觞为寿之愿。鄙词一阙,薄致祝贺之诚,不敢失每岁常礼尔。可见,每年但逢朱熹生日,陈亮都要派人带着礼物和书信前往祝寿。

期间,两人书信往来不断,可惜部分书信已经失传。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兼宋史研究会主任邓广铭先生点校的《陈亮集》增订本,所收集的陈朱往来信件共有22封,其中陈亮寄给朱熹的7封,朱熹寄给陈